

《畴斋文稿》及其作者

汪桂海

《畴斋文稿》，不分卷，稿本，元张仲寿（1252—1323）撰并书。一册（存七开），每半叶十二或十三行，行十八字。今藏国家图书馆。

张仲寿，史书无传，唯陶宗仪《书史会要》载：“内臣张仲寿，字希静，号畴斋，钱塘人。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行草宗羲、献，甚有典则，亦工大字。”其著述传世者有《畴斋二谱》（《墨谱》、《琴谱》）。

《畴斋文稿》迭经名家收藏，流传有序。书中有“畴斋”、“自怡叟”二印，乃张仲寿自钤。又有“宋景濂氏”、“子京父印”、“墨林秘记”、“棠邨审定”、“蕉林”、“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诒晋斋”等印，知此书于明代曾为宋濂所有，后归项墨林（参见封三）。入清，书归梁清标收藏。后进入内府，又为乾隆赏赐给第十一子永理，成为诒晋斋藏品。乾隆十九年（1754）敕撰《石渠宝笈》中未收此书，知此书在是岁之前已赐与永理。

书中有近代无名氏跋，云：

此册末叶押角有“畴斋”、“自怡叟”两印与“通□纸墨”一印，为元时物。其后“倚云天籁”以至“秋碧”、“内府”、“诒晋”印记，亦无一不真。乃遍征各籍，如于《元诗选》得其传略，又于《寰宇访碑录》知世传所书碑碣当十数种。艺风藏《白云五华官记》即畴斋正书。又崇德真人记松雪斋，而畴斋篆额。但细书楷字，则绝无所闻。畴斋卒于至治三年，年七十二。此盖六十九时作。生南宋之后，而无苏、黄四家一毫习气，与鸥波同时而不为所靡，标格直接率更，真可谓特挺独行之士矣。叶鞠裳《语石》称其书，而语焉不详。

又有陶良五跋，云：

张承旨仲寿，字希静，号畴斋，钱塘人。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年长于松雪一岁，爱古书画，家有自怡轩、有何不可之阁。

此书收录张仲寿所撰著诗、铭、哀辞、祭文、祝文。其中祝文两篇，为《祭天妃祝文》、《祭阳山龙王祝文》，编排于卷末，撰作年代皆为元延祐七年（1320），盖为张仲寿书此册之岁，遂知此册乃仲寿年六十九时所书。越三年，即至治三年（1323），仲寿卒，年七十二。

卷内遇“御”、“皇元”、“国家”、“京”等字样皆提行，祝文中遇所祭神名“天妃之神”、“阳山龙王之神”等字样，亦提行，以明所尊。

此书册之价值有三：

一、可观张仲寿之书法。

张仲寿以书名于当时，诸名贤赞誉颇多。例如《石渠宝笈三编》著录何澄绘《陶潜〈归去来辞〉》一卷，接幅为张仲寿书《归去来兮辞并序》，款曰：“至大己酉（二年，1309）夏畴斋书。”后幅有至大己酉姚燧跋，云：“畴斋之书出李北海，而韵胜过之。”又有泰定乙丑（二年，1325）虞集跋，云：“张畴斋自尊异其书，多藏古帖，亲见前朝内府故事，所用研墨纸笔，一一上品如法，乃书也。”至元二年（1336）揭傒斯跋，云：“张承旨书自谓当与赵吴兴雁行。然当时求之中贵之中，已莫能及，以赵吴兴书画，皆当为天下第一。‘二绝’之评，足为此书此画之重。”由此可见畴斋书名颇重于时。仲寿亦颇以书自负，自谓不让于赵松雪。例如明张丑《清河书画舫》卷二著录张仲寿临摹《定武兰亭》一本，有题识云：“皇元以书名当世者，子昂一人而已。仆近见彼临兰亭，大不满人意。暇日假月江学士定武本试对临之，非敢自炫。使能书者鉴观，必有公论在也。至大二年岁在己酉十一月廿三日，畴斋张仲寿识。”

有元一代，书风几惟松雪体，畴斋不为其所靡，特标独立，亦名于当时，时人立碑多请其书写碑文。据《寰宇访碑录》卷十一著录，张仲寿所书碑碣有：

《崑崙山东华宫记》焦养直撰，张仲寿正书。大德九年十月。山东文登。

《新安洞真观碑》张仲寿撰并正书。至大二年十月。安徽祁门。

《东华宫紫府洞碑》邓文原撰，张仲寿行书。皇庆元年十月。山东文登。

《东华帝君碑》邓文原撰，张仲寿行书。皇庆元年十月。山东文登。

《游仙宫丹阳真人归葬记》张仲寿撰并行书。皇庆二年正月。山东莱阳。

后二碑今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皆有拓片。

《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卷十六著录：

《白云五华宫记》赵天麟撰，张仲寿正书并撰额。延祐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在山东邹县。

《明德真人道行碑》朱象先撰，张仲寿正书，李邦宁篆额。至治二年壬戌十月望日。

《崇德真人之记》邓志明撰，赵子昂正书，张畴斋篆额。至治壬戌十一月十五日。在山东。

艺风堂所藏金石拓片，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以上三通皆在其中。

《山右石刻丛编》卷三十七著录至正六年《景福院记》亦为张仲寿书。

此《畴斋文稿》乃其手书者，楷字肥瘦有则，别具风格，与松雪书风确乎不

同。盖此稿乃张仲寿有意传诸后世者。其价值珍贵,自不待言。

二、可为辑录张仲寿诗文之重要资料来源。

张仲寿诗文著作存世者不多。传世有《畴斋二谱》即《墨谱》、《琴谱》各一卷,有光绪年间丁氏八千卷楼丛刻本。另,清罗渠臣曾辑录张仲寿部分题跋诗文为一卷,作为《外录》,随《墨谱》、《琴谱》刊行于世,其中所收诗作有《送许鲁斋归山》、《题李伯时三马图》、《王乔洞》,题跋则有《跋韩致尧手简》、《题开元宫志》、《跋金显宗墨竹卷》、《临定木兰亭跋》、《定木兰亭五字不损本跋》(五篇)、《临羲之别帖跋》。

张仲寿流传下来的文字不止这些,《畴斋二谱》及《外录》之外,尚有佚文可辑。

明赵琦美《铁网珊瑚》卷一著录仲寿于延祐戊午(五年,1318)题跋唐林藻《深尉帖》。《秘殿珠林》卷九著录仲寿于至正二年(1342)春跋南唐王齐翰画《十六尊者像》。又《寰宇访碑录》卷十一著录:“《丹阳万寿宫记》张仲寿撰,杨光祖行书。泰定三年二月。陕西咸宁。碑阴,正书。”以及《游仙宫丹阳真人归葬记》,皆为张仲寿撰文。此外,光绪《文登县志》收录《抱元真静清贫李真人道行碑》、《洛阳名碑集释》收录《重兴新安洞真观碑》、《嵩岳志》收录《嵩山大崇福宫记》,亦皆为张仲寿所撰文。这些篇章,除了《丹阳万寿宫记》,其余大多数尚可辑录。

而更为重要的就是《畴斋文稿》了。此书收录张仲寿手定诗十二首(分别是《赠稼隐陈文》、《癸卯元正试笔》、《送谢明远学正》、《妾薄命》、《和俞翠峰〈游吾家故园〉韵解嘲》、《射虎行上潘使君》、《送漕运于万户》、《题雪月墨梅》、《送上海范县丞》、《苦寒不寐》、《见灯蛾有感》),铭三篇(《砚铭》、《破洮砚铭》、《装潢者求裁尺铭》),哀辞一篇(《哭高照菴哀辞》),祭文一篇(《山斋侄孙文》),祝文两篇(《祭天妃祝文》、《祭阳山龙王祝文》)。此近二十篇诗文皆不见于他书,数量多且集中,十分珍贵,为元代文学研究增添了新材料。

三、可资了解张仲寿的交游。

作为当时的著名书家,张仲寿的交游无疑是很广的,这一点通过传世文献可以反映出来。例如《墨谱》中,张仲寿提到的友人有杨好谦、王云峰。《皇元风雅前集》卷一《送许鲁斋归山》一诗,知张仲寿与著名理学家许衡(1209—1281)过往较为密切。明张丑《清河书画舫》卷二上著录《定木兰亭》书帖,上有张仲寿、赵孟頫、袁桷等人题跋,皆当时名流,相互之间有交往也是情理中事。又据诸跋,此帖为谭振宗所有。谭振宗,号月江,皇庆元年十二月以昭文馆大学士、中奉大夫为秘书卿。故诸跋中或称谭昭文,或称月江居士。则谭振宗亦在张仲寿交游范围之内。

又,元张伯淳《养蒙文集》卷八有《简张畴斋》,元程钜夫《雪楼集》卷二十三有《贺张畴斋承旨续弦启》,元陈宜甫《秋岩诗集》卷上有《谢张畴斋惠

笔》，卷下有《失马次张畴斋学士韵》，元马臻《霞外诗集》卷三有《为畴斋张府卿作〈樵云图〉》，元贡奎《云林集》卷三有《彦清赠畴斋复古殿端研率同赋》，卷四有《和张畴斋养花诗》，《元诗选二集》有薛汉《寿承旨张畴斋》，明曹学佺编《石仓历代诗选》卷二百五十六“元诗二十六”有朱德润《为张畴斋承旨作仙山晚渡》，可知张伯淳、程钜夫、陈宜甫、马臻、贡奎、薛汉、朱德润等皆为张仲寿之友。

以上都是存世文献中散见的一些材料。

今检此书所收诗作，事关张仲寿友人者亦较多，接近十人。如陈文，见《赠稼隐陈文》；谢明远，见《送谢明远学正》；俞翠峰，见《和俞翠峰〈游吾家故园〉韵解嘲》；潘使君，见《射虎行上潘使君》；于万户，见《送漕运于万户》；范县丞，见《送上海范县丞》；高照庵、赵明远、程芝庭，并见《哭高照庵哀辞》。惟因史料不足，这些人中的大多数生平无可考，有的甚至仅知其姓和职衔，而不知其名字。可考者止高照庵、赵明远二人。

高照庵，即高晞远，照庵乃其字。通州人。生卒年不详。《元诗选》癸集之甲列入“金宋遗老”，小传云：“咸淳、德祐间，尝通判平江府。自城溃，家亦散亡。茆然一身，浮游江湖，往来九峰三泖间。尝馆于石浦尉参政泾家，卒以所学私淑诸人，故学徒多归之。又精通音律，尝手裁竹为管，以定五音六律，进退疏数，细微弗差。晚更嗜《参同契》及阴阳术数、太乙六壬，咸究极其妙，可以验吉凶，定祸福，其应如响，惜所学不传。其卒也，门人黄璋等为文祭之。”

赵明远，又作赵名远、赵明道。大都（今北京）人。元初曲家。生卒年及生平事迹均不详。钟嗣成《录鬼簿》列其为“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之内。贾仲明吊词云：“钟公《鬼簿》应清朝，《范蠡归湖》手段高。元贞年里，升平乐章歌汝曹。喜丰登雨顺风调。茶坊中噀、勾肆里嘲：明明德，道泰歌谣。”庄一拂在《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中推论赵氏“约元世祖至元中前后在世”。所作杂剧《韩湘子三赴牡丹亭》、《陶朱公范蠡归湖》，仅存残本。

张仲寿诗文传世者不多，此书堪称大端。然此书数百年来历经私家收藏，深扃锢蔽，世人知之者甚少。今将影印出版，嘉惠士林。罗槃臣所辑《外录》未收的佚文六篇，附录于后。

附录：

《林藻〈深慰帖〉》跋

唐林藻深慰帖曾入宣和御府。今书谱中止存此帖。予获收之，爱其不经意中天真烂然，诚可法也。畴斋张仲寿题于有何不可之室，时延祐戊午九月望日。（明赵琦美《铁网珊瑚》卷一）

《南唐王齐翰〈十六尊者像〉》跋

按王齐翰，金陵人。事江南李后主，为翰林待诏，画道释人物无不精妙，故一时咸取法焉。此卷乃用金写十六尊者，庄严典重，尤足超迈他作。每焚香合掌，恭敬拜览之下，觉精彩夺目，不敢正视，未尝不赞叹为第一希有也。藏者幸勿轻出以示人。至正二年春仲，晦斋张仲寿合十谨题于傍山楼上。（《秘殿珠林》卷九）

丹阳真人归葬记

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张仲寿撰并书题额。

全真教之丹阳马君，犹圣门之颜、曾，重阳君不以子视，而以弟称之。师生于宁海，当宋宣和癸卯五月二十日也。初名从义，字宜甫，本关中扶风人，五季兵乱，迁海上焉。金大定七年丁亥秋，重阳王君挟策东游，抵宁海范明叔私第宜老亭，因会宜甫。宜甫问道，重阳曰：“五行不到处，父母未生前。”立谈之顷，契分相投，邀重阳居其家。明年二月，宜甫弃俗入道，训名钰，字玄宝，号丹阳子，时年四十有六。侍师入崑崙山，开烟霞洞居之。重阳大阐玄风，随方立会，化度群有，如文登之七宝、宁海之金莲、登州之三光、蓬莱之玉华、掖县之平等，师皆陪杖屦焉。阅三年，重阳偕弟子寓汴之王氏邸中，时大定庚寅正月初四日也。召二三弟子立榻下，谓之曰：“丹阳已得道，长真已知道，吾无虑矣。吾今赴师真约。”耳口授遗颂而逝。师尽礼治殓，权瘞于旅。入关谒和李二君。次年，师会谭、刘、丘三真，抵刘蒋祖庵，修治葬所。明年，迁祖枢归葬焉。四真庐墓之余，分适各方，惟师留刘蒋居圉堵者四年，后乃西游。自时厥后，处圉之日居多。大定壬寅，师年六十，东还宁海，将为归宿之计。行化文登，当隆冬之时，海市见于南海。明年癸卯十二月二十有二日，羽化于莱阳之游仙宫。长生刘公、玉阳王公主葬焉。后为马氏诸孙取瘞祖塋。未几，宫主李知常亲取仙蜕，复归游仙，竟藏浅土而葬衣冠焉，人无知者。

大德丙午闰正月，提点官事王志筌来谒长春主席天阳真人常公，备陈其事曰：“志筌老矣，一旦溘先朝露，使师真遗□湮没，其罪弥大。”真人闻而惊曰：“信如是，非子之过，责在我矣。”亟致香币冠簪、絛服巾履，躬撰祭文以遣之，仍移文本路，遍谕东堂诸老，咸使赞成，复□疏化，诸信士共输资力，治葬于宫之西院乾位，期以明年十月十有八日，安厝乃殿于其上，象于殿中。比事集之日，启封示仙骨，三髻在顶，宛然如生。盖重阳君名嘉师，畴昔分发三髻，戴师恩以寓意焉。至是，尤验其的也。东华官山主李道元，斫石为棺以殓之。会葬之日，裔云现空，瑞鹤翔墓，官僚士庶咸瞻礼之，共叹：“灵异若此，孰不稽首加敬焉。”

至大辛亥，提点成志希、王志筌，山主李道元，遣一介请记于予曰：“丹阳师真，吾教之二祖也。前次治葬，子与有力焉，可不书乎？”因次叙其始末以记之。

盖闻道家者流，以惜精固气、存神养性为大节，其所谓日用常行，慈悲方便，苦己利人，外积阴功，内调水火，昼夜无闲，法天行健，就此幻化之躯，照见本来之我，遣情化欲，证圣成真，能事毕矣。不务究此，而区区求其迹，固亦浅也。且自金大定癸卯至皇朝大德丁未，相距百二十有五年，中间不知其几迁矣。至乃藏之浅土，不使人知。今也大会四众以葬之，复文而勒诸坚珉以记之，永为万世之藏，是亦有数焉。故为之记。皇庆改元正月望记。（光绪《增修登州府志》卷六十五）

抱元真静清贫李真人道行碑

前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畴斋张仲寿撰并书篆。

先生姓李氏，讳道元，自号清贫子，卫辉路淇州朝歌人也。年甫十岁，父母俱丧，后于本邑铁户孙提举家为婿。方登不惑之年，忽起一念，志欲出家。因托疾毁身，针灸成疮，持钵化饭，云游西秦京兆。于古庙破窑之中，毁炼睡眠。已经年载，心地未明，遂上武当山，投□□□栖云玉真人门下袁先生为师。因开石洞，功毕，随师往邓州土洞兴缘。后到上关，西至凤翔，值大雪不能前行，复回真定，时至元二十六年己丑岁春首。偶遇一大师，持洞明真人书寻访三千真人真容，于本处得之清贫，就送至大都洞阳观暂住。当年四月，至云州金阁山（按：此处疑有脱误）。今生勿惮劳苦。不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乃因清贫为山主，拜而受之，其志愈坚。昼服重役，夜炼睡眠。阅三载，真人登仙。清贫凡主金阁十余年，成就大殿寿官灵堂及树立丰碑，皆与有力焉。大德之壬寅岁，清贫下山迤南，至东华宫，竭力兴盖，开石洞，取玉石，于莱州饒五祖七真等法身一十七尊，竭坐洞中。供案瓶炉，皆石为之。复采玉石，建立五碑，记修建等事。以碑为壁，作石楼阁。乃起三殿兼斋厨，凿石为山门石栏杆，功缘毕集。大德己亥岁，钦蒙晋王令旨，封抱元真静清贫真人。阅六年，大德乙巳，清贫往莱阳迎仙宫，同□会葬丹阳师祖。凿石为椁，安厝毕，复立碑纪其事。至大己酉岁，益都路宣慰使资善王公庭宪捐己资，施白金一百两，添助工费。次年庚戌春三月，钦受圣旨，护持东华宫。当年秋七月，蒙宁海王位下综观忻都保举，敬受宁海王令旨，护持本宫。延祐改元甲寅岁，莱阳县客闻清贫持戒精严，道心纯一，就东华敦请：于本县之南，在昔长春真人所创迎仙宫，久矣隳废，望先生不违应念修理。清贫即到，瞻彼殿宇塑像，前后装饰严整，其殿檐壁饰压阶，尽已毁拆。补修间，于后庭寻得任师父遗蜕，即造石椁，择日葬本宫艮维。复立转阁及造玉像，安奉于内。又将丹阳师祖所度十界元百仙图旋转刻像，各镌姓名。欲立碑而力不满愿，于是复回东华宫。砌幔月台压阶所用条石一百余段，长二十尺，悉皆完整。延祐丁巳之夏四月，钦奉圣旨，护持迎仙宫。各处立石，用纪其实。当年冬十一月，开朝阳洞。成群鹤来自西北，翔翥其上。次年戊午夏，建石殿奉太上，迎圣像安奉之。次复有群鹤，向西北来殿前盘绕，久之而去。斯皆清贫坚志勤苦，感通仙圣，有此瑞应，盖清贫之德化所致也。延祐庚申岁三月上浣清旦，召门弟子耿

道清曰：“我有一念未了，尔勿忘吾言。东华宫前石桥，吾不能成就。尔可尽力为之，三年间必当完备。”道清承命唯诺。至巳时，无疾而逝，享年七十有六。当日葬本山云峰庵顶。宁海文登官僚士庶僧尼道俗不约而至，咸为悲泣送葬。门弟子耿道清不违先师付嘱，托钵南游，往江西路访先师旧会首南丰州达鲁花赤那怀等官处抄注。闻清贫归化，还此缘事，助施中统钞五千余贯。依师所措，建石桥，高四十尺，长一百二十尺，阔一十二尺，栏杆俱备。师身后之缘，壮观宫前之胜。清贫与余为方外友，一纪于兹，公之出处，颇知其详。盖清贫受度于袁老先生，得法于洞明真人。全真门下如公之刻苦励志劳形进道者，指不多屈也。门人田道丰、耿道清录其师行实，求余序而铭之，余尚何辞？乃序公行，已而系之以铭，曰：先生铁石心，一志如山立。任道三十年，勤苦如一日。进人而退己，劳形不放逸。粝食布素衣，所行真朴实。遗情无染累，瑞鹤来非一。无疾奄然逝，享年于七帙。含笑蜕形去，平生万事毕。稽首作铭词，颂公书真笔。至治三年岁在癸亥六月望日。（光绪《文登县志》）

重兴新安洞真观碑

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张仲寿撰并书，集贤学士嘉议大夫尚服院事谭振宗篆额。

天下名山，仙圣必家之。然不必高深广远，与世隔绝。虽舟车所会，人迹往来之冲□有焉。其名姓重□□异世代，久近离合，亘万古万变，而实一人之身，尤不须深较也。旧传王子乔好吹笙，时跨鹤下缑氏山中。或曰即髡灵冢适晋也。今按烂柯山仙人亦名乔，又指之名质。河南西为新安县，又西一舍所，即山所在。陂陀靡迤，穹林琪树，映带左右。岩洞中土石与它山夔别，状如钟乳石膏，岂石髓流溢而成耶？一溪南来，且北流绕出观宇后，清泠莹澈，可湘可溉，是真神仙窟宅矣。往闻此山有二人对弈，王仙偶樵采入山，因支斧柯观焉。弈者啖以枣，遂不饥，局未终而思归，则柯已半烂，其家子若孙，悉无存者，即弃人间事，不知所终。今信而有证者，惟斧存焉。尝有煨之者，祸不旋踵。守者益宝藏之以神，当与旌阳之剑、昭勇之刀并传。山旧有观曰洞真，罹完颜氏灰劫。皇元抚定区夏，方外道者，结茅居之，以不能自给去，独王志真留此，继以孙道先、马道昌、张道渊与志真同志，葺真宇，广云堂，修理门径，疏泉凿石，开二洞以奉三祖。列植松筠，创水磨，田畴疆畛，一陈之有司，给文以为据。凡可以为安众接待者，莫不悉力以成之。玄逸真人、广微天师，皆大书扁额，其规模视旧雄丽。初奉省府榜约为厉禁令，则隶名清官，赐之护持。伟哉斯官！吾意志真又岂非乔仙出世欤？何创建之完整而可久也！宇宙间惟清浊二气，得其清者，用于世为圣贤，超世外为神仙。圣贤则有不朽者，在神仙则不死而长存，其实一也。而世谓仙家日月长，今以烂柯事视观之，则人世为长，而仙家为短矣，以其俄顷而阅数世也，非耶？兹山余尝诗之，今复□丐余文以传，谨书其事而系之以辞曰：

山中人兮皆仙，乘云气兮飞天。五王乔兮游戏，棋未成竟兮世迁。柯有烂兮斧在，火不烬兮薪传。续洞真兮王子，再结构兮成全。山周遭兮靡靡，水北去兮涓涓。阅方外兮岁月，托不朽兮珉坚。祝东宫兮千秋，圣天子兮万年。

中微大师提举刘志深，通和大师知观郭道亨，清真大师知观刑道祥。

大元至大二年十月吉日，清真凝和大师尊宿住持提点张道渊同立石。洛阳刘德恩刊。（《洛阳名碑集释》）

嵩山大崇福宫记

霄壤间有灵地，不得乎伟人不能耀其迹；有伟人，不际乎熙运不能行其道。故必熙运启而后有以感召乎伟人，伟人出，而后有以显发乎灵地。匪今斯今，振古如斯。瞻彼嵩高，众岳所宗。构官其间，精祗攸会，盖土宇灵奇之最者也。自箕山月冷，颍水云荒，苔封启母之石痕，草掩穆王之辙迹。越嬴秦而值汉，始于其地创万岁观。历三国六朝，浸久浸压而至唐，则重建太乙观。又经五代兵革而复圯，逮于宋乃改为崇福宫。金杪燹余，可怜焦土。林号无尽，泉咽不竭，兔葵燕麦，动摇春风。过而览之者，为之踌躇而太息。夫形势郁盘，其地未尝改也；气钟精秀，其人未尝乏也，而或显或微，且兴且废，兹岂偶然之故？嗟夫！世故轮云，熙洽之运，其亦真难遇哉！天佑皇元，神圣迭兴，际覆极载，靡有尺寸，一动一植，衣被昭回，五三以来鲜俦也。矧嵩当中土，荫茅二室，岂无抱道合真、足以备广成之问者？其不于此奋然而直遂其为乎！是以嵩之重阳帝君有高弟长春师丘君侈其逢，即有振起之渐。继之以栖云乔君志嵩承其志，用展经营之规，玄化流通，妙机诱掖。富贵贫力，近输远致，载庀以招，迄构而完。为殿曰宝珠，曰重阳；为堂曰宝箓，曰蟬蛻，曰真宫。主有室，众有寮，宾有馆。外而门庑，内而靖院，以至库厩庖湢，莫不毕具。仍以余力修治真君、玉仙、启母三观，创白云一堂，使旧者俱新焉。三十六奇峰翠连翠，百万重道气光浮金碧，鸾旌纷下，鹤笙时来。山川以之而增辉，洞天由是而改色。吾知岳降神生甫申，于以翊邦家万亿年太平之盛，嵩不益效灵于今日乎？大德己亥，钦奉玺书，追封乔氏为虚静妙渊真人。今彭君志坚、罗君道全实典是官，既嗣葺巨丽，于前有光，且缅思往绩，荣服新霈，犹惧不闻于后，遂遣其徒来京师丐予文记之。顾繁身尘鞅，恨未能一登峻极，续貂题名温公纪行之尾，固甚喜。其遇圣元非常之运，而营嵩高非常之地于是，长春、虚静二师乃所谓非常之人，此其相因而成信，非偶然者，是可书也。若以为道不同而靳于言，则吾岂敢。至大辛亥正月二十七日记。（《嵩岳志》）

作者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



贈稼隱陳文

我欲學為儒山鳥怪我衣我欲學為吏或慮逢
鞭笞山林與市塵四顧非我宜君獨隱於稼高
蹈退焚蓬即欲從君遊去買鋤與犂又恐未登
場縣官叩柴扉青鞋儻可著逍遙隨所之
癸卯元正試筆
陰風照承宇時物各自春幽人動玄感佳思相
與欣酌泉湏酌清飲酒湏飲醇閱世不明理空
慕得意人
我本得意者人不堪我憂妻子亦厭之日與蔬

布仇蔬布亦匪易不勤何從求豈無輕與肥道
異難為謀

送謝明遠學正

秋蘭抱幽貞所性在雅獨誰歟擷其英相親翫
芬馥几格諒可悅而頗類羈束終焉山林姿不
入餘子目懷哉這故丘永謝桃李俗

妾薄命

妾家古道傍自分同塵泥感君重一顧惠我羅
襦衣煌煌珠明璫照耀生身輝誓將堅秋霜事
君終不移世情等浮雲人事如奕棋蛾眉歛舞
妬蓬首招群強中夜自展轉咲顰俱不宜君家
十二樓傾國羅前墀懸軒固耿耿繫籠終柶柶
還君舊秦箏歸理麻苧機

具官某等敢昭告于

陽山龍王之神曰

生天子嗣登

天寶誕頑

明詔令長吏擇日祭告于載祀典者維

神噓氣為雲

作霖潤物

宅秋陽阜

潛躍以時欽

命揭虔奉牲以

告謹告

